

孫良工  
寒潮  
合編

中華詞選

中華書局印行

810  
7272

中

華

國

編

中華詞選（全一冊）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發行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再版

上海實售中儲券一百四十四元

編者 孫娘工 潮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達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 中華詞選例言

一、本書從唐代起到清代止。共選作家二百七十一，詞體二百零七種，共詞五百七十四首。選輯的要旨是：

- (1)代表一個時代的作家底代表作。
- (2)代表一派的作家底代表作。
- (3)無名作家底傑作。

內容以思想清新爲主，形式以語詞明晰爲主。詞底本旨在於抒情，其有命意空洞措詞含混的縱古代認爲名作，本集亦概不採入。  
關於抒情底種類具見序說中，此地不贅述。

一、本書選輯的目的是：

- (1)供高級中學教課底參考。
- (2)供大學歷代詞選底教本及詩餘研究底參考。

(3) 供學生課外底精讀，及一般愛好詩餘者底賞鑑。

一、本書組織以作者時代先後爲序，（但每代底無名氏，方外，女作者三者另爲提出自成系統）縱的方面實是一部詞史的組織法，而前附序說一篇詳論詞底起源，詞底體製，詞底派別及批評等，橫的地看又可當作一部詞學概論。  
一、本書對於詞名底來源，作者底略史，難解的詞句都一一加以註釋附於每詞之末；其作者底派別，作風，批評等並互見於序說中。

一、關於詞底書籍，自花間以下，浩如煙海，本書所依據的參考書實祇後列各種，孤陋寡聞之諂知所不免；又本書底選輯雖儘量取了純客觀的態度，但主觀的取捨，無論如何，難於避掉，偏私之見亦所必有，凡此都應在這里聲明望讀者原諒而加以指正的。

# 中華詞選序說

## 一 詞底起源

### (1) 唐以前的詞

詞是從何時起的，這要把詞底性質定了以後纔能說明。合於後世所謂詞底形式的雖自中唐以來纔有，然近於詞底形式的却發生得頗早。清代毛奇齡曾說六朝宋時鮑照底梅花落已是一種古詞。按梅花落原爲笛曲，其辭云：

梅花落

宋鮑 照

中庭雜樹多偏爲梅咨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實，搖蕩春風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華無霜質。

這原是五言七言底雜體。如舉這樣的例子，則寧可舉照底夜坐吟，較爲適當。  
夜坐吟云：

冬夜沈沈夜坐吟，含聲未發已知心。霜入幕，風度林；朱燈滅，朱顏尋。體君歌，逐君音；不貴聲，貴意深。

這却很近於詞體。

毛氏又舉可稱爲古詞的梁代諸家。如武帝底江南弄諸樂、陶宏景底寒夜怨、徐勉底迎客送客、王筠底楚妃吟、簡文帝底春情等是。其辭如左。（毛氏未載原辭）

江南弄

梁武帝

衆花雜色滿山（一作上）林，舒芳耀綠垂輕陰，連手躡蹀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蹰。

寒夜怨

陶宏景

夜雲生，夜鴻驚，悽切嘹唳傷夜情。空山霜滿高煙平，松華沈照帳孤明。寒日微，寒風緊，愁心絕；愁淚盡，情人不勝怨，思來誰能忍。

迎客曲

徐勉

絲管列，舞席陳。含聲未奏待佳賓。羅絲管，舒舞席。斂袖嘿脣迎上客。

送客曲

徐勉

袖纊紛，聲委咽。餘曲未終高駕別。爵無算，景已流。空紆長袖客不留。

春情

簡文帝

蝶黃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合路塵飛。已見垂鈎掛綠樹，誠知淇水霑羅衣。雨童夾車問不已，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爲空掩扉。

楚妃吟

王筠

窗中曙，花早飛，林中明，鳥早歸。庭前楊作中日暖春闌，香氣亦霏霏。香氣漂，楊飄當軒清唱調，獨顧慕，含怨復含嬌。蝶飛蘭復熏，裊裊輕風入翠裙。春可遊，歌聲梁上浮。春遊方有樂，沉沉下羅幕。

毛氏之說，大抵本於明之楊慎。（楊慎論簡文底春情說：「此詩似七言律，而末句又用五言，王無功亦有此體；又唐律之祖，而唐辭瑞鵠鵠格韻似之。」）楚妃吟辭中所附圓點的字句爲楊慎所增。上所引江南弄以下諸作，詢三五七等雜

言，其氣味實近於詞。

毛氏又舉徐陵底長相思。其辭有一首。

長相思

徐陵

長相思，望歸難，傳聞奉詔成臯蘭。龍城遠，雁門寒，愁來瘦轉劇。衣帶自然寬。  
念君今不見，誰爲抱腰看。

又

前人

長相思，好奉或作春節，夢裏恆啼悲不洩。帳中起，窗前髻。楊慎詞品作咽柳絮飛還聚，

遊絲斷復結，欲見洛陽花，如君隴頭雪。

這也是近於詞的作品，陵所作，也許成於梁代。梁之張率也有這種的體製。

長相思

張率

長相思，久別離，美人之遠如雨絕。獨延佇，心中結，望雲去去遠，望鳥飛飛滅；  
空望終若斯，珠淚不能雪。

又

前人

長相思，久別離，所思何在若天垂；鬱陶相望不得知，玉階月夕映羅幃。風夜吹，長思不能寢，坐望天河移。

在隋代毛氏舉煬帝底夜飲朝眠曲並望江南。按楊慎詞品有所謂夜飲朝眠曲二首，其辭如左。

憶睡時，待來剛不來，卸妝仍索伴，解佩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沈水未成灰。

憶起時，投籤初報曉，被恩香薰殘，枕隱舍釵鬟，笑動林中鳥，除却司晨鳥。

按煬帝本集所載，此詩題爲「效劉孝綽雜憶詩二首」。

馮惟訥在古詩紀所載題同。古詩紀更注之，兼其他諸詩而記爲「雜言○已上並見隋遺錄。」

梁之沈約有六憶之詩，其形式完全與此詩相同。這裏說作夜飲朝眠曲不知何所依據。望江南因其體與後世底詞體同，其調名亦同，故詞家多以爲此調始於隋。而其事則見於傳是韓偓所撰的小說海山記。依記中所載，煬帝於宮苑中鑿五湖，東邊的名翠光湖。帝多泛東湖，因製湖上之曲望江南八闋。如湖上月，湖上柳，湖上雪，湖上草，湖上花，湖上女，湖上酒，湖上水等是。其形式——

(一) 三字 五字韻 七字 七字韻 五字韻 三字 五字韻 七字 七字韻 五字韻

由二五七七五反復一次共十句而成。第二四五七九各句押韻。今錄湖上月一首如次。

湖上月

湖上月，徧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枕簟，浪搖晴影走金蛇；徧稱泛靈槎。光景好，輕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

然據唐段安節底樂府雜錄說『望江南始自朱帷李太尉鎮瀾曰爲亡妓謝秋娘所撰，後改此名，亦曰夢江南』。徐鉉底詞苑叢談引青瑣高議以李太尉爲李德裕。據此則望江南之調可說是產生於中唐，說是煬帝創製的無非小說家底假託。楊慎亦說『傳奇有煬帝望江南數首，不類六朝人語，傳疑可也』。假令就是在隋代，然也不能說是後世底所謂詞。

(2) 唐初的回波樂

在唐底初期，中宗景龍中（西紀七〇七至七〇九）有所謂回波樂的曲辭。中宗宴侍臣，酒酣命各爲回波樂，衆皆爲詔佞之辭，欲以自要榮位，惟至諫議大夫李景伯則說：

回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謹譁竊恐非儀。

時沈佺期以罪流於嶺表，雖被赦歸朝，然未復朱紱，因亦歌回波樂以見意。其辭云。

回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絳。

中宗乃以緋魚賜之。又本事詩裏亦載同時御史大夫裴談之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而中宗亦怕皇后韋氏，故優人歌回波詞云：

回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

（沈裴事並見本事詩嘲戲第七）蓋是酒中的戲言。自是以前，在北周，王褒有所謂高句麗曲，爲六言六句的歌舞樂，在陳陸瓊有所謂還臺樂，同樣也是六言六句的燕樂樂。如回波恐怕就是其餘風，只是句數爲四句而已。

高句麗

北周王褒

蕭蕭易水生波，燕趙佳人自多；傾杯覆盤灌灌，垂手奮袖娑娑；不惜黃金散盡，只畏白日蹉跎。

還臺樂

陳陸瓊

葡萄四時芳醇，琉璃千鍾舊賓；夜飲舞遲銷燭，朝醒絃促催人；春風秋月恆好，驩醉日月言新。

(3) 盛唐時的燕樂

到了盛唐，玄宗朝，張說所作的舞馬詞也是六言四句。今所傳的有六首，茲舉二首如左：

舞馬詞

張說

萬王朝宗鳳辰，千金率領龍媒；眄鼓凝騎蹀躞，聽歌弄影徘徊。  
聖君出震應籙，神馬浮河獻圖；足蹋天庭鼓舞，心將帝樂踟躕。

玄宗底千秋節，以諸伎爲遊戲，中有舞馬，設連榻使馬舞其上。馬衣紈綺，被鈴鐸，

驥首奮鬣，舉趾翹尾，變態動容，皆中音律。其狀可想而知。此詞即是調和音律的。這等看作詞，不過是其萌芽。其形式僅是六言詩。

到了盛唐，詩底五七絕句皆是可以合音樂而歌的，然這等僅爲燕樂所用。所謂燕樂，是與雅樂相對的，從隋以來，就有沿革可述。隋於開皇（五八一至六〇〇）之初置樂七部，至大業（六〇五至六一六）中成爲九部。唐武德（六一八至六二六）初因隋之舊制，用九部樂，然太宗增高昌樂，又造燕樂，著之於令的十部。卽一燕樂，二清商，三西涼，四天竺，五高麗，六龜茲，七安國，八疏勒，九高昌。十康國，而總名爲燕樂。燕樂諸曲，始於貞觀（六二七至六四九），而盛於開元（七二三至七四二）。天寶（七四二至七五五），上面十部，其第三西涼以下，盡是外國之樂，其盛可想。以外還有冠以涼州伊州等中國西北部底州名的曲子，都合於外國之樂，如王維底渭城曲（陽關三疊），即是同樣的。

至於樂曲長的，分別爲許多部分，各部以絕句充當配合起來而歌唱。其狀態至今日猶可見的有載於樂府詩集（卷七十九）的水調歌涼州歌，大和伊州

歌，陸州歌等。這些都是把五言或七言底絕句順次排列起來而歌唱的。例如在水調歌（商調曲）裏第一歌、七言絕句，第二歌、七言絕句，第三歌、七言絕句，第四歌、七言絕句，第五歌、五言絕句，其次有所謂「入破」的部分。其第一、七絕，第二、七絕，第三、七絕，第四、七絕。第五、七絕，其次在第六的處所底部分名爲「徹」。第六、徹，是五言絕句。配合爲上面的樣子。在附記裏說：『唐曲凡十一疊，前五疊爲歌，後六疊爲入破，其歌第五疊五言，調聲最爲怨切。』涼州歌（宮調曲）底配合第一、第二歌，七絕，第三歌五絕，其次有所謂「排遍」的部分，其第一、第二用七絕。大和（羽調曲）底配合，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歌，七絕，第五、徹，七絕。伊州歌（商調曲）底配合第一、第二歌，七絕，第三、四、五歌，五絕，入破第一、二、三、七絕，第四、五、五絕。陸州歌底配合，第一、二、三歌五絕，排遍第一、二、三、四用五絕。入破、排遍、徹是表示樂底音調底緩急前後的部分底名稱。（余曾說在此處用絕句配合這是通例。或者有絕句以外的詩形底詩，然是截取其中四句如絕句一樣地使用。我們看樂府詩集之例，涼州歌底第三歌，五絕用「開篋淚露襦，見君前日書，夜臺空寂寞，

猶見紫雲車。」這就是高適所作的五言古詩哭單父梁九少府底起頭四句。  
適底原作「孺」作「臆」「紫雲車」作「子雲居」陸州歌底第一歌、五絕用「分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這是著名的王維底終南山五言律詩底後半。原作「浦」作「水」（以此可類推）

又有某種底樂曲名，一察其所用的辭歌怎樣，却是著名的絕句的。例如有所謂蓋羅縫的曲子，其中所歌唱的却是王昌齡底七絕從軍行，『秦時明月漢時關。』又有所謂崑崙子曲其歌辭即是王維底五言律詩從岐王過楊氏別業之前半。戎渾曲其歌辭同是王維底五言律詩觀獵（起句云：「風勁角弓鳴」）之前半。依這等看來，某種的曲其配合的歌辭不論曲底長短是以絕句充當而歌唱的。

#### (4) 詞與詞底關係

於此，要就詩與詞底關係研究一下了。詞常被稱爲「詩餘」詞果然是從詩發生的與否？關於這點有兩種說法。一是「詞從詩產生的」，另一說則謂「

詞是與詩並存的。」依這兩說底意義可以說都有道理，或都無道理。就前說看，森氏槐南在其《詞曲概論》裏這樣說：

唐人底絕句皆可歌，一至其千篇一律生厭倦時，即起和聲（原注：即和奏）因和聲怎樣而同一絕句，其節奏即生長短之差，長短相差而工拙生，工拙生而欲其優於他方故新聲繁興，而作詩的詩人與司聲的伶工樂師不可求之於同一人，伶工樂師亡，歌法也隨之而亡了。

『無已，於此還有一法，卽是以文字填於沒有文字的聲中，在七言四句之外，因聲之長短參差而填以實字，如與本詩相聯絡則後人僅依其字數尋繹之，樂工之曲譜雖亡，萬世之下猶能髣髴其曲調，這是填詞倚聲之學開始興盛之所由。所謂填，所謂倚，因此可以悟其濫觴了。』（此項原文）

這就是所謂『詞是由詩底歌唱方面發生的』的說法，『歌唱詩底本辭時，附加一種無意義的音聲，其無意義的音聲部分都填入有意義的文字，而把這種歌法遺留下來的就是填詞。』這種說法中國人也會說過。  
全唐詩底編者，關於詞